

“侠圣”金庸爱情也曾悲苦失意

“侠圣”的仲夏夜之梦

1957年,金庸加盟新组建的以大明星夏梦为当家花旦的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金庸是个名满香江的大才子,为什么要加盟长城影片公司,屈就去当个编剧呢?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完全是为了接近夏梦而去的。

据他的一位挚友说:他爱夏梦爱得如痴如醉。每当人们提起夏梦的名字,他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一幅画面:仲夏月夜,一轮如水晶如温玉一样皎洁的圆月,挂在天鹅绒般湛蓝色的夜幕上,空气中可以闻到淡淡的、带一点甜味的桂花香。那是他的仲夏夜之梦,这个梦总是和一个名叫“夏梦”的香港女明星纠缠在一起。

在他眼里,夏梦就是那样一个像梦一样轻盈、缥缈,像夏夜的月亮一样高洁、脱俗,令人可望不可及的女子。那个有着一双像黑珍珠一样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有着像仙女一样的美丽容貌的佳人芳名,镌刻在他的心里,折磨得他寝食难安。

苦于在生活中难以见到夏梦,金庸不得已才想到了“加盟”这个绝招。金庸还开玩笑说:“当年唐伯虎爱上了一个豪门的丫环秋香,为了接近她,不惜卖身为奴入豪门,我金庸与之相比还差得远呢!”

金庸到了长城影片公司之后,取了个艺名叫做“林欢”。为博得夏梦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极其卖力。短短3年就先后创作了《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电影剧本,可谓是多产编剧了。后来他又学习导

文坛上辉煌得意的金庸,在情场上却曾是悲苦失意的,纵是侠圣才子也难圆爱情的美梦。他曾无奈感叹:“即使‘流水有情’也毕竟东流去……”他的内心究竟有着怎样的苦情?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身于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他在大学主修英文和国际法,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其间创办《明报月刊》等。

演,他既有才气又肯下功夫,于是不久便与人合作导演了影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影片。他在工作上的出色成绩,得到了夏梦的称赞。

“罗敷”自有夫

当时33岁的金庸,由于能够长期与24岁的夏梦在一起工作,时时都能与之见面或交谈,佳人的一颦一笑都使他狂喜不已,心潮澎湃。深陷情网的他神魂颠倒,痴迷日增而忘乎所以。

夏梦是长城影片公司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与石慧、陈思思合称“长城三公主”,夏梦居长,号称“长城大公主”。她外形艳而不媚、贞静平和、娴雅大方,兼之一米七的高挑身材,有“上帝的杰作”之美誉,是有口皆碑、大名鼎鼎的“梦美人”,在香港演艺圈里有“西施”之称。

夏梦原名杨蒙,祖籍苏州,少女时期生活在上海。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47年,她随家人来到香港,进入圣玛利诺英文书院读书。1949年,学校举行文艺联欢会,由学生用英语演出《圣女贞德》,夏梦主演贞德,获得了极大成功。人们夸她“人极漂亮,戏又演得精彩”。

夏梦喜唱京剧,是一名出色的花旦。因容貌清丽,体态线条优美,艳光熠熠照人,17岁就进入长城影片公司当了

演员。由于文化素质高,人聪颖灵慧,扮相又极俏丽,所以在银幕上极有光彩。她现代戏、古装戏、戏曲、电影皆能胜任,反串男装更是俊逸潇洒,风采不凡,气质神韵独步影坛,是国语片十分罕见的全能演员,不愧为第一流明星。

正因如此,才使金庸爱慕不已,倾心拜倒。金庸完全被她迷住了。他曾说:“生活中的夏梦真美,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银幕上的夏梦更美,明星的风采观之就使我加快心跳,魂儿为之勾去。”

但使金庸极其苦恼的是:他对夏梦的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虽满腔痴情,苦苦相恋,却难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其根本原因在于夏梦早已名花有主。

早在3年前她21岁时,就与林葆诚先生结婚了。林葆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虽是从商,却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个影迷,特别爱看夏梦主演的影片。一天,他跟朋友去长城影片公司看夏梦拍《姊妹曲》,恰巧该片缺一个扮演教师的演员,他就毛遂自荐客串演出,从此与夏梦相识相爱,两人于1954年结婚。

由此可想而知,金庸感到爱上一位少妇,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更重要的是夏梦忠于夫君,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爱慕追求者,都一律冷若冰霜加以拒绝。

仅有的一次幽会

但金庸此时对夏梦已是极难“慧剑断情丝”了,但也不能显山露水地去表示什么,他实在憋不住了,或委婉含蓄地暗示几句,或旁敲侧击地说上一番。

夏梦心里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她不可能再接受他的爱,就采取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这已经给了金庸极大的安慰。

金庸与夏梦最难忘的一幕,也许是一个夜晚在咖啡店的幽会。这是他们仅有的一次幽会,是金庸主动,而夏梦也例外地答应了。

在咖啡店幽幽的烛光和柔柔的音乐中,两人四目相对,不时频频举杯,那种诗意的氛围及浪漫的情调,实在令人陶醉销魂。金庸再也抑制不住激情,趁着几分酒意,倾吐出了深藏多年的爱慕之情。夏梦听了极为感动,她泪洒对金庸说,她非常敬重他的人品、欣赏他的才华,只可惜他的“爱使”迟到了,只能感叹“恨不相逢未嫁时”了,并说以她的为人,是绝不愿去伤害夫君的,请求他能格外原谅她。最后她深情地说:“今生今世难偿此愿,也许来生来世还有机会。”

从此之后,金庸只好幽闭心曲,把夏梦当作苦心依恋的“梦中情人”。

小说中有她的情影

1959年,金庸带着情感的失意和无奈离开了长城影片公司,去创办他的《明报》,并致力于写作他的武侠小说了。就在金庸创办《明报》不久,夏梦曾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国外旅游。他就在《明报》上系列报道夏梦的游踪行迹,而且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夏梦游记》,一连十多天登载夏梦写的旅游散文和小说。假如不是依然深深地眷恋着夏梦,他又何苦如此?

金庸对夏梦的“藕断丝连”还表现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他在那里深深寄托着对夏梦的爱。细心的读者都不难看出,这个当年差一点没把金大侠的“魂儿为之勾去”的“梦美人”,虽然息影多年,但在大侠的武侠世界里,处处都可以觅到她的情影。《神雕侠侣》中冰清玉洁的小龙女、《射雕英雄传》里冰雪聪明的黄蓉、《天龙八部》中貌若天仙的神仙姐姐王语嫣……痴情的金大侠早已把他对梦中情人的相思之情融进了他的作品里,使夏梦的艺术生命在另一个领域里得以延续。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说过:“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

的描写。”

1976年,夏梦告别了26年的银幕生涯。26年中,她共拍了42部影片。她那美丽的情影,永远定格在影片中。她告别了香港,告别了热爱她的影迷们,移民去了加拿大。这自然又在金庸的心湖掀起一阵波澜。在梦中情人远去异国之际,金庸情心依依,破例把这一件本是很平常的事,一连几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上,用了很大篇幅作了详细报道。

不仅如此,金庸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社论——《夏梦的春梦》,向夏梦这个“真善美女人”祝福。《明报》专为一个女明星的移民国外而大做文章,实在是一件异常的事,不明白其中内幕的人 would 感到惊讶,只有懂得内情的人,才能理解作为《明报》主编的金庸先生对夏梦的那份不同寻常的痴心爱恋。

佳人远别,金庸苦恋多年,终未修成正果,但毕竟给他留下了一个终身怀念的梦。

金庸的婚姻

金庸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因婚外情背离了他。第二任妻子叫朱玫,是金庸背离了她。金庸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洋名阿May)。她认识金庸时才16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

他们俩是在香港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至今,阿May仍伴着金庸到处旅游和讲学。一鸣

继父嫌幼女哭得心烦将她打死

抡木棒动拳头殴打

11月13日下午,翻越几座大山后,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出现在记者面前,这里是两岁半女童婷婷生活了3个月就遭遇不幸的地方——长白县新房子镇虎洞沟村。今年2月,长白县城26岁的丁园和丈夫离婚后,带着女儿婷婷改嫁到此,她的新任丈夫李建国现年24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从此婷婷就真正入了“虎洞”,继父对她非打即骂,身上总是伤痕累累。长白县公安局局长张福顺这样评价:她对继父的恐惧达到了极致,只要一见面就吓得尿裤子。

5月28日17时许,婷婷正在自家门前空地上玩耍,从山下干完活回家的李建国看到后让其赶快回家。看到继父凶狠的样子,婷婷吓哭了。李建国嫌她哭得心烦,便将她抱到炕上用木棒照着腿部、臀部、后背殴打,随后又用拳头照婷婷的脸部、额头、胸部进行殴打,并两次将婷婷从炕上打到地上,致使婷婷当场昏迷。看到婷婷昏死过去后,李建国找来村医周连生,两个小时后,婷婷在长白县第二医院(八道沟镇医院)不治身亡。

谎称从牛车上摔死

5月29日清晨,住在长白县城的婷婷的爷爷赵科信和奶奶张志英突然接到一位亲属的电话,称丁园让其捎信说婷婷从牛车上掉下来摔死了。老两口万分悲痛的同时感到事出蹊跷,他们早就听说孙女常受继父虐待。

11月12日,长春艳阳高照,长白山区却飘起了鹅毛大雪。崇山峻岭间,26岁的赵爱为搀扶年近六旬的母亲,在乱石和荒草丛中泪流满面地寻找女儿婷婷的埋葬地。

原来,婷婷自从跟随母亲从县城来到小山村生活后,经常遭到继父李建国的殴打和虐待,今年5月28日,婷婷被李建国用木棒活活打死并埋入深山灭迹。后来,警方开棺验尸锁定真凶。

日前,记者赶赴长白县,去探寻这个人间惨剧背后的诸多谜团。

老两口马上到长白县公安局报案,随后赶往150多公里外的虎洞沟村。

14时许,老两口赶到李建国家。此时,李建国和丁园正在炕上睡觉。当老人询问婷婷死因时,李建国不耐烦地说:“是从牛车上掉下来摔死的。”丁园也这样说。老两口提出要看看孙女的尸体,李建国说:“昨天晚上找人埋到深山了。”询问具体的埋葬地点时,李建国和丁园却不肯说。李建国婚后与父母同住,其父母也拒绝告知埋尸地点。无奈的老两口哭着离去。

警方开棺验尸

就在赵科信老两口到长白县公安局报案的同时,该局局长张福顺的手机突然响起,电话是虎洞沟村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打来的:“婷婷是被继父李建国活活打死的,不是从牛车上掉下来摔死的,你们快来调查吧,为了替这个可怜的孩子讨个公道,我可以暗中帮助警方。”张福顺局长立即指示八道沟公安分局马上派民警去现场调查。

面对警方的讯问,李建国坚称婷婷是从牛车上掉下来摔死的。村医周连生、八道沟镇医院医生董刚、李东红均向警方描述了婷婷的伤势和抢救情景。周连生说:“我到李

家后看到婷婷的头部已经大面积淤血,处于中度昏迷状态,并伴有抽搐。”据医生董刚和李东红介绍:“婷婷被送到医院时,血压已经测不到,四肢青紫,CT检查发现顶部骨折,正准备手术时,孩子死亡了。”

5月29日中午,警方在一座山坡上找到了婷婷的坟墓。打开薄木板钉成的小棺材验尸时,大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婷婷的头部塌陷,身上有多处被打后留下的伤痕,四肢更是成片青紫,其颈部有掐痕。此外,棺材内还装有两件婷婷平时穿的旧衣服。经法医鉴定,婷婷系钝器致硬膜下血肿,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失血性休克死亡。

5月30日,警方将李建国抓获。在证据面前,李建国供认了打死继女并埋尸深山的全过程。

大山深处找到坟地

为了找到婷婷的埋葬地,赵爱为和父母多次找李建国的亲属询问,均遭拒绝。一位办案民警提供线索说:“埋葬地在八道沟镇以北约10公里一个名叫大马的山上。”然而,大马山方圆近百公里,要想找到无疑大海捞针。赵爱为和母亲数次来到大马山逐个山梁梁进行寻找。5个月过去

了,仍没有找到。

11月14日下午,在长白县公安局张福顺局长的安排下,曾经参加开棺验尸的民警赵德禄,带着赵爱为和张志英老人寻找婷婷埋葬地。虽然去过现场,但在事隔5个月,要在杂草丛生、沟壑纵横的大山中找到坟墓谈何容易。跋涉了3个多小时后,在一片乱石和杂草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十分低矮的小坟包——这就是婷婷的坟墓。

扑在孙女的坟前,张志英肝肠寸断,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大山间回荡。老人为5个月前还活蹦乱跳的孙女带来了她最喜欢吃的水果和小食品。赵爱为泪流满面,一张张纸钱化作黑色的蝴蝶随风飘散。他哽咽着说:“李建国太没人性了,婷婷与他生活3个月就丢掉了性命。”容忍李建国肆意虐待女儿婷婷的生母被李建国打怕了?

李建国多次殴打和虐待婷婷,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那么,整天守护在孩子身边的母亲丁园为何会熟视无睹呢?据了解,案发后丁园又回到了长白县城居住,仍然在一家足疗店从事按摩。然而,记者寻找了多家足疗店,也没有找到她。

长白县公安局局长张福顺说:“我们在调查时,许多村民说她也和李建国打怕了,

女儿每次被打时,她都不敢上前阻止。另外,在与李建国共同生活的这3个月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后来偷偷地做了人工流产。据此分析,她不想给李家留下骨肉,已经做了离开李家的准备。”

施暴时村民听到惨叫

婷婷的惨死,在长白县引起极大轰动。踏着雪后的山路,记者来到李建国家中,其父母没有在家。记者透过模糊的玻璃窗看到,屋内十分凌乱,婷婷被打时的那铺土炕依然在。据几位村民介绍,婷婷生前经常遭到李建国的殴打,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

据一位村民介绍,5月28日傍晚,他听到了婷婷凄惨的哭嚎,知道李建国又在打孩子了,但没想到竟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打死了。

李建国打死继女一事引起极大民愤。虽然李建国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但婷婷的生父赵爱为对此判决不服,已向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同时向长白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抗诉申请书》。

对话罪犯

11月15日9时,在长白县公安局看守所内,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的李建国,面对记者的镜头流下悔恨的泪水。

记者:你和婷婷的母亲丁园是怎么认识的?

李建国:丁园离婚后在长白县城一个足疗店按摩,我是去消费时认识的。

记者:据警方介绍,你经常殴打继女婷婷。

李建国:她总是一见到我就哭,我是想教育她。

记者:你与父母同住,打死婷婷时你的妻子丁园和父母在家吗?

李建国:不在,当时家里就我和婷婷,我不让她哭,她不听,我就打了她。

记者:用什么打的?打了几次?

李建国:用拳头和木棒,头一次我把她从炕上打到了地下,后来我又把她抱到了炕上接着打。

记者:你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没想到后果吗?

李建国:没想到,她昏死过去之后我就把村医找来,后来就送到八道沟镇医院抢救了。

记者:婷婷死亡后,你为什么对其生父、爷爷、奶奶及警方说是从牛车上掉下来摔死的?

李建国:我害怕承担责任,就说了。

记者:为什么在婷婷死后两小时就埋葬了?埋尸体时你在现场吗?

李建国:婷婷死后,我没想到太多就找几个亲属帮助埋了。埋她尸体时候我没在现场。

记者:婷婷在虎洞沟生活了3个月,你为啥多次虐待和殴打她?既然讨厌她,为啥不把她送回到生父那里?

李建国:(流下泪水)我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据《东亚经贸新闻》